

李商隐对甘露之变的态度及其经验模式的形成

方坚铭

(浙江大学中文系, 浙江杭州, 310028)

摘要: 甘露之变是关乎中晚唐政治格局之演变之重大政治事件, 对当时士人心态造成重大的冲击和影响。与白居易等人的危时避祸、明哲保身的诗作相比, 李商隐的有关诗作就显得比较特别。文章对李商隐的政治价值观念和知识学背景进行考察, 以《有感二首》为依据, 通过对其意义标志的分析, 探寻李商隐斥宦官的潜在精神取向, 并从经验模式的角度考察了从《有感二首》到无题诗的嬗变。

关键词: 李商隐; 甘露之变; 《有感二首》

中图分类号: I0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03)05-0695-05

发生在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十一月的甘露之变, 是关乎中晚唐政治格局之演变之重大政治事件。甘露之变后, “自是天下事皆决于北司, 宰相行文书而已”^[1], 宦官擅权现象呈愈演愈烈之势, 加速了唐王朝的衰亡。

甘露之变无疑对当时士人心态造成了重大的冲击和影响, 但是现在保存下来的正面反映这一事件的诗文却寥寥无几, 如白居易、刘禹锡、杜牧、许浑等虽有作, 但多为危时避祸、明哲保身之意, 更少斥责宦官之言。

跟其他诗人相比, 李商隐显得比较独特。其异有三: 其一, 他是写有关甘露之变的诗歌篇数最多的诗人, 目前基本上可以确定下来的, 直接吟咏(即正面用笔)和间接吟咏(即侧面用笔)的作品总计约8~9篇。其中《有感二首》为最集中体现李商隐看待甘露之变的篇章。其二, 当时李商隐虽未入仕途, 但此甘露之变给其心灵的震撼不亚于对任何朝臣、朝士。其诗篇中感伤、愤慨之情绪与呼唤正义、维护尊严的愿望相互掺杂, 可见李商隐政治参与意识的强烈, 初非“艳情诗人”四字所能概括。其三, 尤其是李商隐诸诗篇中, 往往锋芒直指宦官, 虽亦隐晦其词, 但循其意义标志, 暗察其文理脉络, 其心地亦昭然若揭。

一、李商隐的政治价值观念和知识学背景

一个人平时所形成的那种比较稳定的政治价值

观念和知识结构, 往往影响甚至决定着一个人对某一政治事件和政治现象的看法。如果再诉诸于文字, 这些原有的观念则往往影响着作品主题的生成和意象的经营, 甚至字词的选择。

李商隐当时虽然尚未登第, 但是他却秉承了儒家那种积极入世的精神, 政治热情是很高的。开成三年春暮, 他在泾原幕时作《安定城楼》云: “永忆江湖归白发, 欲回天地入扁舟”, 是其一生抱负之所在, 并非口滑而自炫之语, 我们切不可因其沉沦下僚、多做艳情诗而将此语轻易放过。

李商隐的治国理念和治国模式, 也是相当传统的, 他所向往的是儒家理念中的治世, 即封建大一统之世, 他所向往的政府治理模式, 是圣君贤相模式, 君主居九五之尊位, 贤臣倾心为之辅佐, 而宦官却在整个政治权力系统里没有位置, 他们的身份只是奴仆。这种政治模式在他的眼中, 曾在唐初实现过, 即贞观年间唐太宗与大臣共同创立并垂范后代的治国理念与政治模式。李商隐在他的《行次西郊一百韵》中集中表达了他对唐历史的反思, 并反复阐明了他的“伊昔称乐土, 所赖牧伯仁”, “又闻治乱理, 系人不系天”的政治理念, 形象地描写了盛唐社会的太平景象, 以表达对当前政治混乱和政治腐败的不满。

就其知识学背景来看, 李商隐与春秋新学有着一种潜在的关联性。李商隐对刘蕡仰慕备至, 在《哭刘蕡》一诗中云: “平生风义兼师友, 不敢同君哭寝门”。而刘蕡在大和二年的贤良对策中发扬正名分、黜乱阶的精神, 指斥宦官擅权乱政, 要求恢复正常

的政治秩序,李商隐既视刘蕡为师友,则其受春秋学说的影响也就不言自明了。春秋新说具有疑古辨伪的大胆怀疑精神,观李商隐常白出新说,正是这种精神的体现。

李商隐的济世情怀、政治理想和知识学背景,是密切联系在一块的,它们共同构成了他的期待视野。当甘露之变发生的时候,作为血气方刚的年青人,他所受到的那种心灵震荡可想而知。那一番郁结盘踞在他的心中,使他陆陆续续写下了多首反映甘露之变的诗篇。同时,更加难能可贵的是,他不可抑制地将宦官作为主要的抨击对象之一。

二、从《有感二首》看李商隐对甘露之变的态度及其诗歌语言表达方式

为了能够把握住作者的意图,这就需要我们把握住作品的主题或意义的模式。为了找到这些模式,就需要寻找模式的意义标志,“所谓意义标志(exponents),就是表现或象征——甚至构成——那些模式的词语、物体、人物等”^[2]。

本文将通过对《有感二首》的主题成分和意义标志的寻找,来把握其主题或意义模式,从而在一定意义上复原李商隐的心态。从意义标志的角度,我们可以从他的诗歌中找出那些富有特征的意象、典故、微词、反讽、语气、情节片断,从而确立各种不同的主题成分。他对甘露之变中各种人物的不同态度,丑诋郑注,惜训恶注,咎文宗之非,同情王涯等人,重视宰辅令狐楚等等,这些都共同辐辏于一个基本主题,即斥责宦官。由此,我们也确定了本诗的基调。

同时,在这种分析的过程中,我们也可以深刻地体会到李商隐的那种独特的诗歌语言表达方式,即作为一种“隐蔽的说,曲折的说”,一种在愤慨的情绪和清醒的意图引导之下的、充满策略的“说”。

其诗云:

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如何本初辈,自取屈牴诛。有甚当车泣,因劳下殿趋。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证逮符书密,辞连性命俱。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鬼分朝部,军烽照上都。敢云堪恸哭,未免怨洪炉。

丹陛犹敷奏,彤庭战争。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御仗收前殿,兵徒刷背城。苍黄五色棒,掩遏一阳生。占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

举太无名。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

其白注云:“乙卯年有感,丙辰年诗成”,可见,此诗的写作从酝酿到完成就历时将近一年。

从整体框架来看,二首诗分别从两层思路入手,第一层思路是“惜训”,第二层思路是“咎文宗”。从这两层思路的相互对照呼应中,表露了作者的主观价值倾向。在这个总体框架中,又布满了其它的价值评价,它们与“惜训”和“咎文宗”这两层意思一起,共同组合成一种情感的动力场和价值的表达机制,将其最深层的意思,即深疾宦官这一层意思有力地表达出来。

下面我们来具体地看那些意义标志是如何围绕着这两层意思达到其核心理念的。

(1)“惜训”的理路。第一首首联云:“九服归元化,三灵叶睿图”,引入和敞开了他的政治观念,为全诗的阐释奠定了一个深层的背景和语境。三四句马上接以“如何本初辈,自取屈牴诛”。以袁绍这个后汉的成功的除宦者来比拟李训这些失败的除宦者,“屈牴诛”指他们像汉代刘屈氂一样以谋反罪族诛。“如何”二字表达了作者那种无法置信的惊愕,“如何本初辈”,则表明了作者本以成功期之而失望的心情。“自取”这个微词^[3]承白上句,则包含有本非自取乃时运不济之故的意味在其中。冯浩注认为刘屈氂乃是比拟李训其人,由此确定了“惜训”的主调。

第五句到十句是五六个情节片断的描写,作者撷取了甘露之变中几个重要镜头,杂错其事,如第七句的“何成奏云物”在事实上早于第六句的“因劳下殿趋”,在诗歌形象组合中却后置,这是为了打破直线式的叙述,将最富于象征意义和典型效果的情节突出,给人以深刻的印象。在这些句子中,我们又碰到了一个微词:“萑苻”。“萑苻”典故出自《左传》,谓“盗”之意。这里到底指代谁呢?按原意来看,是指李训等被宦官诬奏为谋反,故当指李训等。但是在整句的语气中,却包含着这样的反思和疑问:李训等是“盗”还是宦官是“盗”?请注意,这些微词的存在正表明了李商隐的匠心所在,表达策略所在,由于它们的存在,往往将正在正面表达的意思作了一个全面的颠覆,并使人认识到,作者正要说出的和还没有说出的,才是他本真的话语,这些已经说出的字面含义和没有说出的实际含义共同构成了他的复杂心态。

十一十二句:“竟缘尊汉相,不早辨胡雏”,是作者惜训恶注心理的表现^[3]。虽然恶注,但是在本篇

中,惜训的一面却基本上覆盖了恶注的一面,跟《行次西郊一百韵》诸诗中的看法完全异趣。

在第二首十一十二句云:“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则是对李训等的行为来一个最后的定性,相当清楚地表明了作者的立场。冯浩注云:“训等心虽无他,谋实不善,层层吞吐,愤惋极矣。”^[3]以素心许李训等,正是李商隐不同于众的胆识所在。

可见,在一定程度上肯定李训,也就是从相当程度上否定了宦官。从“如何本初辈”句子开始,也就同时进行着对宦官的微讽。

同时,作者在表达惜训的同时,也将其它的观点和看法表达出来。对这一惨烈事变的恐慌,对朝局的担心,对甘露罹难者的同情,以及自己作为一介文士的悲愤心情的表露,都与“惜训”这一思路共振,环环相扣,波澜起伏,将自己对宦官的怨恨刻木三分地表达出来。

(2)“咎文宗”的思路。在惜训的思路比较明晰化以后,这一层思路也随之明晰起来。在这一层的分析中,我们要牢牢地抓住一点,那就是李商隐到底咎文宗的什么?通过细读并结合有关史料,我们可以看出,李商隐主要是咎文宗的用人不当,而不是咎文宗的除宦愿望和行为本身。

第二首的三四句云:“临危对卢植,始悔用庞萌。”此处卢植指令狐楚,而庞盟指李训。必须注意到此处的庞盟这一典故李商隐用得并不恰当。据《后汉书》,庞盟是因疑惧皇帝而谋反者,而李训本非谋反,乃因诛宦而被诬谋反。朱彝尊指出:“谓训为庞盟,亦不得已而用之也。”^[3]这种表达并不精切的典故成为他的真实心态的一种表征,使之犹如罅隙一样透露出他的内心世界秘密,即“李训原非正人,然谋诛宦官,实秉帝旨。及已败,帝方在危惧,不得不从士良之诬。曰‘始悔’,正见其实非反也。”^[3]此处咎文宗用人不当之意甚明,然而却还不能看清楚李商隐如何看待文宗除宦的愿望和行为。到了九至十二句,这一层意思就更加明白了。“古有清君侧,今非乏老成。素心虽未易,此举太无名。”指出“清君侧”这种行为的必要性和合法性,并且肯定了李训等的“素心”,所以,文宗的过失在于不能知人善任,不能任用“老成”来进行成功的除宦行动。

最末的二句“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也是富于意味的话语,前人对此有种种解释。在我们看来,其实这两句是用来和前面两句“谁瞑衔冤目,宁吞欲绝声”作对比用的,甘露罹难者惨烈如此,朝士之正直者愤惋如此,朝廷中却开始一片升平景象。在这

两句字面意义的背后,实际上包含着李商隐的那种深深的忧患意识,朝廷真的庆乐吗?国家真的太平吗?从而包蕴着至少二层意思,一层意思是从文宗心地上看,李商隐用这两句突然截住的话语来表达他对文宗的悲苦的心理世界的同情和理解,即文宗虽面对寿宴和咸英之乐,亦当无乐可言。还有一层意思实际上暗中指向宦官,即在国家生活表面上没有改易,连咸英之乐都没有改变的假象下,实际上却是一大政治变局,即宦官左右着朝政的可悲现实。

在以上的分析中,我们对李商隐的那种“用意深微”^[4]“深远幽折,不易浅窥”^[5]的诗歌语言表达方式留下了深刻的印象。那些典故、微词和反讽、情节片断等的巧妙组合,共同构成了本诗的艺术特色,从而体现了李商隐那种“包蕴密致”^[6]“微婉顿挫”^[7]的艺术风格。他在一种愤惋的心情的驱动下,很想说出什么来,但是又不能痛快地说出,所以在他说的时侯,往往贯穿了一种清醒的意图,采取了一些微妙的表达策略,他小心翼翼地安排每一个词语,采用每一个典故,使自己的主观价值评价隐隐约约而又有力地透露出来。而读者每每当费一番心思,才能把握住他的第几层心思。

以本诗而言,他的那种“曲折的说,隐蔽的说”,至少在三个方面值得一提。

一是典故的娴熟运用。本诗几乎每一句都有典故或诗语,典故成为诗歌肌质的重要构成部分。作者在引用某个典故的时候,并不是随意的,而是要借助这个典故“说”出什么,来对照或比拟当前的事件或人物,表达自己的主观倾向性。比如,“惜训”的倾向性就是通过运用“袁绍”“刘屈氂”“庞盟”等典故透露出来的。有时,我们还看到作者甚至故意运用一些不恰当的典故,来作为其波动的心态和价值评价的表征,如上文所分析的“庞盟”典故。

二是微词与反讽的颠覆作用。本诗成功地运用了一些微词和反讽。如“白取”“萑苻”“近闻开寿宴,不废用咸英”等。这些微词和反讽的作用至少有二:其一,阅读的阻滞作用。在接受者面对这些显然有点怪异的微词和反讽的时候,会使他们放慢阅读速度,并引起思考和反思,从字面意义上推导出实际意义来,从而往往有一种恍然大悟的感觉,并矫正了自己粗略的阅读所得到的最初印象。其二,颠覆正面意义的作用。字面上表达出来的那一层意思(正面意义)实际上往往是作者本身要反对的那一层意思。

于是,在貌似合理的表达中,突然出现这么一个微词或反讽,就可能整个颠覆掉正面的意义。

三是语气的暗示作用。在“说”的时候,语气往往有着强烈的暗示性,它就像是导航仪一样指导我们通向作者的内心之海。在本诗中,作者往往运用一些虚词和疑问词表达其主观倾向性,通过涵咏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到底是采取肯定还是否定的态度。如上所分析,在“如何本初辈,自取屈牴诛”,“何成奏云物,直是灭萑苻”这些句中的用词使我们辨认出李商隐对李训的态度。

三、一种假设:从《有感二首》到无题诗

《有感二首》属于政治题材类的诗歌,而无题诗则属于身世寄托或艳情类的诗歌。两者从题材角度来看,可谓风马牛不及。但是由经验模式的角度,我们可以看到两者的共通性。

日内瓦学派认为:“作者的经验模式,不管是在其个人的世界观中,还是在其想象完成的作品(文学作品)中,基本上是没有差别的。经验模式不同于单纯的‘经验’,它潜在于作者经验世界的内部,实际上字义已很清楚,它是‘经验的模式’。经验模式是独特的,是作家一切活动之本,其中当然也包括想象活动。经验模式构成作者整体生活风格的统一特征。”^[8]

《有感二首》和无题诗都是李商隐的经验模式的产物,它们具有一种共同的经验模式,那就是:他很想说出什么,憋得很难受;但是当他说出来的时候,他想说的东西又是如此吞吐其词、隐晦其意,往往是第几层心思的产物。至于用典、修辞、用词、意象等方面,更是有着一致性和连贯性。

如果我们做这样的穷源:什么时候李商隐开始想作无题诗,并形成那种娴熟的艺术技巧和别具一格的艺术风格,大概还没有哪个考证家敢于肯定是在什么时候。但是,如果我们考虑到《有感二首》和无题诗的经验模式的共通性,那么,我们可以做这样的假设,即无题诗是在《有感二首》的创作经验上发展起来的,后者的创作模式直接影响了前者的创作模式,大概也可以聊备一说。

以《有感二首》创作在先的理由是:《有感二首》

并不是无因而产生的,只有经历过屠杀大恐慌的甘露之变,有着一种强烈的儒家道义精神,并且已经有相当的创作经验的李商隐才能够写得出来。并且也只有迫于现实政治压力才会转而写这种“隐蔽的说,曲折的说”的作品。这种虽然隐晦其词的作品,但是经过李商隐的一番匠心独运,竟然能够鞭辟入里、委婉深沉地表达他内心要说的话,并且给别有会心的人以极为深刻的印象。

而李商隐在人生和情感方面的挫折感也是相当强烈的,这种挫折感与政治生活中的挫折感有着相通之处。于是这种成功的创作模式自然而然地移植到无题诗的创作中来。

根据刘学锴先生的《李商隐诗歌集解》所作的作品编年,在《有感二首》之前的无题诗只有一首,即《无题》“八岁初照镜”。但是这一首诗歌作年不易确考,更重要的是,它并不代表着李商隐的那些无题诗的典型风格,所以可以置而不论。直至会昌二年李商隐作《无题二首》“昨夜星辰”“闻到阖门”时才出现了成熟的无题诗作品。从开成元年(公元836年)至会昌二年(公元842年),历时已经六七年,在这段时间内,李商隐又经历了很多的事情,就个人而言,包括中第、入泾原幕、娶王氏为妻、任弘农尉等;就国家来说,又经历着几多大事,开成年间宦官擅权、文宗的郁郁寡欢、庄恪太子事件、文宗立裔之争、宦官扶立武宗、会昌朝李德裕主政等等,诸般身世遭遇,家国忧患,一一积郁心头,但觉一般的诗歌写作方式不能尽兴,故不觉将其《有感二首》(当然也包括其它诗歌)已经获得的创作经验模式移植过来,别创无题诗以写意,以抒发他幽婉深沉的内心情感和身世苍凉之感。

从《有感二首》到无题诗,实际上有着一种奇妙的对应性。只要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就可以更好地理解李商隐诗歌的那种深情绵邈、寄托遥深的风格的形成,并不仅仅是单纯的创作技巧的结果,也不仅仅是某种创作心理的产物,也不仅仅是恋爱生活不顺利感情受压抑的结果,同时,那种时代的风波,政治的险恶,人生的挫折,都是有效地作用于他的诗歌创作的。

综上所述,我们认为在考察无题诗这种李商隐最具特色的诗体的时候,是不能忽视政治这个维度的。而政治这个维度,不仅指他的政治经历,包括党

争牵连加深他的身世之感,而且也是指他的政治诗歌的创作经验,《有感二首》的成功创作为李商隐的无题诗创作提供了有益的借鉴。

参考文献:

- [1] 司马光. 资治通鉴(第 245 卷)[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56. 7 919.
- [2] 威尔弗雷德·L·古尔灵. 文学批评手册[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8. 281.
- [3] 刘学锴, 余恕诚. 李商隐诗歌集解[M]. 北京: 中华书局出版社, 1998.
- [4] 管世铭. 《读雪山房唐诗序例》[A]. 郭绍虞. 清诗话续编[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5] 吴乔. 西昆发微序[A]. 陈伯海. 唐诗汇评(下册)[C]. 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5. 2 407.
- [6] 胡震亨. 唐音癸签[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1.
- [7] 翁方纲. 石洲诗话[A]. 郭绍虞. 清诗话续编[C].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6.
- [8] 马格廖拉. 现象学与文学[M]. 沈阳: 春风文艺出版社, 1988. 50.

Li shangyin's attitude towards the Coup of Ganlu and formation of his experiential mode

FANG Jian-ming

(Chinese Department, Zhejiang University of technology, Hangzhou 310014, China)

Abstract: The Coup of Ganlu was a vital political event concerning the political pattern evolvement in the middle and late Tang Dynasty, which impacted and affected the psyche of the intellectuals and scholars greatly. Compared with his contemporaries like Bai Juyi, who wrote the poems which characterized his psyche of avoiding misfortune at the critical crisis and keeping himself safe with worldly wisdom, Li Shangyin was distinguished by his specific views. This paper mainly discusses how Li Shangyin observed the Coup of Ganlu and the people involved in the event.

Key words: LI Shang-yin; attitude and way of expression; the denouncement of eunuchs; experiential mode